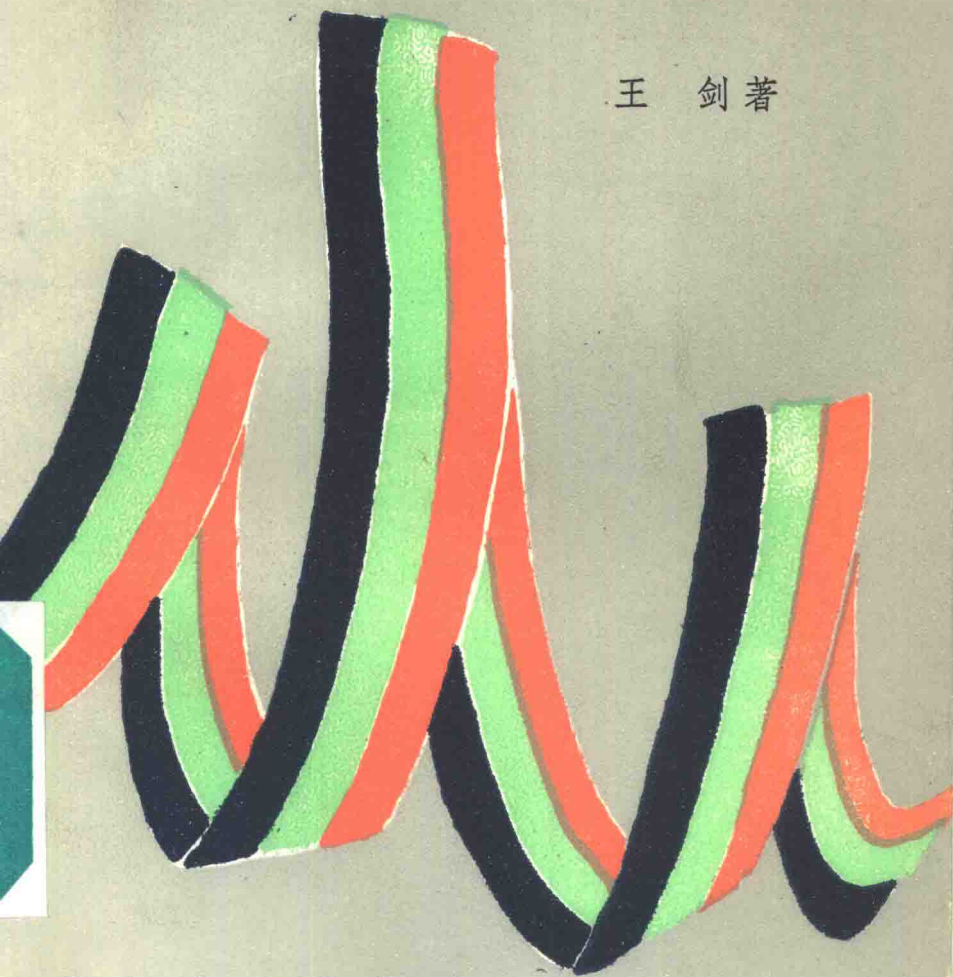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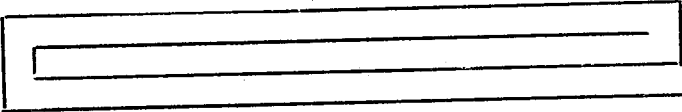


生活的法典

王 剑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生活的法典



王 剑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曾志明

封面设计：曹辉禄

技术设计：黄汉庭

生活的法典

王 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9.75 插页5 字数195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900册

书号：10374·185

定价：1.80元



作者近影

1 警报呜呜响

马达一声怒吼，蓝白相间的公安“面包”象脱缰的野马驶出刑警大队，遂以极高的速度冲上车流如织的快行线；兹后，警报器打开了。呜—呜—呜—伴随一阵阵短促而尖厉的鸣叫，车顶灯也忽明忽暗闪烁着触目惊心的红光。

不知为什么，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不能遏止地厌恶起自己的职业。尽管由小我就是惊险故事迷，也曾经幻想有朝一日成为现代福尔摩斯，用毕生不懈地努力去创造和维护一个人所渴求的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但滑稽不滑稽，我却始终无法习惯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警报声。在我听来，它是那样刺耳、冷酷，近乎于一种无情的嘲讽，在嘲讽我们这些自视为社会与秩序的神圣保卫者啊，未能及时制止又一起该诅咒的恶性犯罪！

是的——又一起恶性犯罪！并且偏偏还是我，位卑权小、脑壳后头连坠着一根野鸡毛的资格也没有的公社级侦破

组长，亲手在电话簿上立下的案：

凶杀发生在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被害者秦梦兆，是锦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好极了，老史！”当时，不等我搁稳话筒，助手胡永来便动作麻利收拾妥当勘查工具，一边煞有介事捻弄着唇际的猫儿胡，大声武气地议论开了，“一位最高学府的副教授惨遭不测，说明了什么？”

这老弟两年前毕业于公安干部学校，圆乎乎的脸上，稚气尚未褪尽。大概正因为此，他才特意蓄起小胡子，力图把自己打扮得老成持重一些，更酷似守护着法律大门的威严战士。可惜哟，效果往往跟动机相悖逆，那稀稀拉拉的“包谷须须”，反倒暴露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二十六岁的青屁股娃娃嘛，人生的沟沟坎坎他才过去了几条？假老练。

“一句话，说明了我和你，都是白吃米饭逮不到耗子的瘟猫！”我心急如焚，哪有情绪同他絮聒，甚至还有点反感。他居然能在这种时刻开玩笑，“赶紧行动，快！”

“NO，NO，NO，”胡永来跟着我走出办公室，嬉皮笑脸仍不肯安静，“我看恐怕只能悲哀地说明，连世上公认最安全最温文尔雅的学院大厦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也说明了时代在飞速前进，即使在你老史这样第一流的法学家面前，也是不会停留的。”

“危言耸听！”我啐了他一口，相当不满意他那略带挖苦的口吻，一步三级奔下楼，钻进了尚未熄火的警车。

可在内心深处，我又不得不承认胡永来的话语颇有几分道理。面对越来越新奇、高明的犯罪手段，——比如这件谋杀一个副教授的案子——刑警队将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换句时髦的话来说，侦查工作应当进行哪些改革，预先考虑到多少必要的“提前量”，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呢？

是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面包车挟一股疾风，抛一路呼啸，势不可挡闯过十字路口，猝然向左拐弯，离开了缓缓西沉的落日余晖，驰入一条长长的两侧夹竹桃浓荫掩映的单行道。夹竹桃树一直延伸到路尽头，那里是宽阔的广场和熙熙攘攘的闹市区。

不一会儿，色彩鲜艳的巨型广告，式样新颖的高层建筑，美观别致的街心花圃，瞪着惶遽不安眼睛的交头接耳的行人……依次旋转着从车窗外闪过。而高压轮胎辗轧着软绵绵的被骄阳晒化了的柏油路面，均匀地发出了沙沙的轻响。宛若在下雨一样。事实上，立夏迄今两个月了，老天爷就没有大大方方落过一场透雨。酷暑恰似趴窝的老母鸡，赖着不肯离开热烘烘的大地；浩淼无垠的碧空里，几朵桔黄色的碎云倒悠闲自在，兀自懒精无神在打瞌睡哩。

这时，我猛地记起了国外的一篇什么报道。据笔者所称，犯罪率的增加可能同气温的升高不无紧密关联。譬如，驾驶员由于昏昏欲睡，将导致车祸；某些神经脆弱者因为莫名烦躁，会干出平素决计不敢沾边的坏事……果真如此么？我暗自思量，再咀嚼一番胡永来方才的宏论，心头益发沉甸甸的。确实，公安保卫工作的首要目的，到底是竭尽全力提

高破案率，因而立功受奖呢，还是千方百计降低犯罪次数，最终彻底消灭它，哪怕从此打破饭碗去另谋其他生路？

不知道。

也许还是普希金说得对：天才和凶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犯罪经常是缺乏理智的结果，是感情对抗意志的产物。更何况，人与人隔堵墙，大约谁也逾越不了这堵高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别人无法了解的天地，正如每一个人的指纹不尽相同一样。几十亿个细胞组成的小小世界嘛，简直象一条银河！

我的“宇宙飞船”又能探索多少未知？

2 犯罪现场·秦梦兆的家

一刻钟以后，我们风风火火赶到现场。

毋庸掩饰，自打六十年代中期考进政法学院算起，我差不多干了近二十年侦缉工作，却从来不曾见过眼前这如此凶残的谋杀！后来，当全案结束了许久许久，那梦魇般惨不忍睹的景象，仍迟迟不乐意从我的记忆屏幕上抹去。

死者侧躺在光线黯淡的走廊上，流血很多。估计是罪犯掏出凶器的一瞬间，副教授给吓懵了，抑或是被挡住了逃路，他反而慌慌张张朝室内奔去。结果从门边到倒毙的地方，全汪着一滩滩尚未凝固的鲜血。

法医在作尸体检查。

技术科的同志忙忙碌碌拍照片。镁光灯一闪一闪……

现在我不需集中视线，也能够辨认得一清二楚了。

——秦梦兆中等偏高个子，五十六、七岁光景。一张清瘦的长脸，疙疙瘩瘩十分粗糙，不过也倒把那些刀刻斧凿的皱

纹遮掩了不少。他的前额挺宽，覆盖着太阳帽似的银发，两只骨节嶙峋的大手紧紧揪住灰绿色夏威夷式短袖衬衫的衣襟，仿佛要用力抓牢即将消失的生命，抓牢地狱大门的铁环——决不让它轰隆隆打开！

真的，仔细瞅瞅吧，那凸现的金鱼眼里，确乎凝结着几缕恐惧和悔恨。

悔恨？莫名其妙，他究竟有什么值得悔恨的？我既不了解被害人的过去，也没掌握他一个多小时以前的今天，仅凭第一次观察又能得出啥正确的结论。纯粹是臆断。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只有死后才能显出真实，解脱掉那紧紧遮掩住本来面目的铠甲，使所有的旁观者骇然大惊。不是吗？而今这个印象竟自那么强烈，象夏夜里迅疾掠过的闪电，虽然消逝了，却用更沉闷更浓郁的黑暗笼罩了我。以至我直感到恶心想呕吐，只希望赶紧离开，离得越远越好！

于是我缓缓立起身来，揉一揉蹲麻木的双膝，挨近了法医。

“怎么样？”话一出口，我自己也觉得岂有此理，似乎我正巴心巴肝等着死者复活，以便从他的嘴巴中寻求到一个“为什么”。似乎我是一个神经衰弱病人，对死与血有着天生的敏感。

所幸法医并未觉察我的失态，轻轻用手指弹一弹死亡报告书，无动于衷地说：

“受害者一共被杀了三刀。一刀从脸颊划过，刀痕四寸七分；一刀擦破颈项，伤势也不严重；致命的一刀，是从前

胸肋骨间隙插入体内——”他略微停顿一下，声音愈加缓慢、凝重，“用力十分猛烈，心房全部穿透！”

我的心也不由自主颤栗几下，宛若刀尖正戳在那上面。好狠毒。怪不得淌了这许多血呢……但就在同时，侦查员的直觉在提醒我：不对！这里肯定出了点偏差——前胸肋骨的间隙……心房全部穿透……也即是说？……

“这致命的一刀，是从正面刺杀的罗？”

我把“正面”两个字咬得很重。

“不错。”法医点点头。

“再想一想，是凶犯捷足先登跑到了秦梦兆的前头，还是副教授已从惊恐中清醒，返身准备自卫？”

“这……大概……”

“请准确的告诉我，用的是什么凶器？”

“从伤口的形状看，八成是三棱刮刀。”

“小胡，注意搜查三棱刮刀！”我突然高声大噪喊着，好象唯有如此，才能排遣那电流一样向我全身袭来的几多疑窦，才能把那业已潜入心底的被害人眼里的恐惧和悔恨驱散。是啊，在奔逃的短暂时间里，正面挨了一刀，不是很叫人费解的吗？

“凶器不在现场。”过了一会儿，胡永来在什么地方回答。

有意思——没有了凶器，也就意味着缺少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这件迷雾溟濛的杀人案，说不定已随着秦副教授的湮逝永远埋进了坟墓！我朝着法医苦笑几声，小心翼翼地、生

恐触雷似地跨过那具僵硬的尸体，走进了侧边的卧室。

这是新建的“高知”住宅。四室一厅，宽敞且明亮。还隐隐散发着石灰和油漆相混杂的气味。为了遮挡阳光，支在窗外的竹帘放了下来，这样屋里极其简单的陈设全都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阴影。好似黄昏提前降临。

房间凌乱不堪，到处堆放着一摞摞书籍、报刊和手稿。仿佛多年前遭受了旋风的袭击，此后便再也未曾整理过。我甚至细心地发觉，在墙角落，五斗橱底下，门后的扫帚上，稀稀落落洒有一些瓜子的残壳。顷刻间，一个怪诞的念头陡然浮上脑海：秦梦兆莫非是鳏夫？只有孤独的老人，大多才会闲极无聊嗑瓜子，以消磨难捱的时光；只有单身男子，每每才会忽视房间的收拾，而不留下女主人辛劳的痕迹。是了，从匆匆忙忙爬上五楼，一走进房门开始，我就总觉得这个案子不同一般。眼下我终究悟出了一点什么东西——那便是没有在此种情形下必不可少的哭啼，没有亲友们为一个长者离去的沉痛哀悼。只除了门外围观人群叽叽呱呱的嘈杂声。

然而，这个哥伦布般的“新发现”，一经闪过，旋即又化成了泡影。因为在梳妆台的镜子里，正嘲弄似的映着一张彩色结婚照片。我忙不迭回过头去。

伫照悬挂在双人床旁边，两扇墙壁接缝的地方。但是——真荒唐呀？难道我又在胡乱推理，及至幻觉环生？我讶然自问，用力揉一揉眼皮，再向前跨去一步，巴望瞅得更加真切一些。

不，不是幻觉。新郎无疑是此刻仍躺在走廊上的副教授

本人：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唯一的区别仅在于，这会儿他正笑咪咪地有点洋洋得意地注视着我。而披着透明结婚纱巾新娘……乖乖！竟是一位美丽的少妇。我敢用侦查员的荣誉担保，她绝对不会比我的岁数大。

恐怕是我在照片跟前伫立得太久了，要不然就是困惑的表情过于明显，致使锦江大学保卫处的周焱处长也感到有必要向我解释一番了。

“秦副教授是春节才结的婚。”他来到我身后，呼吸的气息直往我的颈项里灌。

“嗯？”我扭转背，几乎是用粗鲁无礼的目光端详着这位比我高出一个脑壳，起码也要年长一个“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壮年汉子，就象他是在对我瞎扯着安徒生那些奇妙的童话故事。

可能的吗？照片上的两代人，居然成了眷属？！

周焱避开我直视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接着说：

“他的妻子叫柳小繁，繁荣昌盛的繁。说句不适当的玩笑话，大约都有资格当副教授的女儿了。两人的年纪相差整整的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我的眼珠子差一点儿从眼眶里蹦了出来。说实在的，即便此时秦梦兆死而复生，摇摇晃晃站在我的面前，兴许我也不会这样骇然震惊。是不是我这个人的思想观念过分正统，头脑里的孔孟意识太浓厚，说啥也摆脱不掉封建伦常纲纪的束缚，接受不了现代婚姻的独特结构，对那种“爱情要不断更新”之说抱有强烈地抵触情绪呢？可不管怎

么讲，这种离奇的结合，又不能不让人担心。

在警车上那阵，我曾粗线条地考虑过，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谋财害命的可能性不大。观察了秦副教授这与身份极不相称，堪谓寒酸的“安乐窝”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加强，到如今简直是坚定不移地了。而且，从照片上那新娘冷漠的眼神中，从两人悬殊得使人瞠目结舌的年龄里，我恍恍然感到已经把握住了揭开全案真实面目的钥匙——情杀！

唉，老驴吃嫩草，这就是悲剧产生的根源吧。我想。

“老史，老史！”胡永来出现在门口，招呼着我，“发现了一点线索。”

“是吗？”我欣喜万状，撇开了面呈疑惑之色的保卫处长，兀自跟在助手后头跑进书房。

3 发现了疑点

和当代许许多多有为的青年一样，胡永来也善于独立思考 and 判断。他爱读书，知识面广泛。这既扩大了视野，有触类旁通之妙；又加速了思维机器的运转，给丰富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在我们刑警大队，他就以捕捉疑点的“猎手”著称。这会儿，他又找到了可以说是突破“秦梦兆凶杀案”关键的疑点——两种不同牌名的烟蒂。

非常明显，烟卷的确是两个人吸的。不惟牌名不同，就连吸烟的方式也截然迥异。一种是高档品“红山茶”，抽得格外仔细、节省，要么便是过于贪婪、吝啬，一直燃到加长的过滤嘴才熄灭。能干的小胡已经及时查获了三条零两包同样的香烟，证明了这位吸烟者是秦副教授。

另一种却是大路货，粗劣的。唯有十足的烟鬼才爱不释手的“川”字牌香烟。值得玩味的是，烟仅只吸了大半截就扔掉了。熄灭时用力很猛，差不多已搓揉成了一团散丝。行

为是情绪（或性格）的外延。胡永来，请回答我，这又说明了什么——此人冲动异常？出乎大方？……

谜。

“拿去化验一下。”我格外谨慎地放下烟灰缸，对技术员吩咐。接下去，视线又移向那张矮腿圆桌。

出于职业习惯，我希望能发现茶杯，如若侥幸取下了指纹，——托福求神！就算大功告成一半。但烟蒂不少，看得出秦梦兆曾与来访者作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可奇怪得很，他却并没有按照通常的礼节为客人沏上一杯茶。是特别相熟的同事，是用不着客套的邻居，或者家里压根儿就不曾烧开水？我从一个问号走向另一个问号，试图寻觅更多可靠证据的冀望彻底破灭了。

“组长，我有点想法。”在我直起腰时，胡永来说。

噢，机灵的猎手难道又瞄准了新目标？我急忙催促他快讲。

“从凶犯杀人的手段分析，”胡永来习惯成自然又抚摸猫儿胡，故意拖声慢气地说，“他并不老练，也过度紧张，三刀才刺中要害，足见此人决不是惯犯。”

我不由颌首。对，这个分析与我的判断大体是一致的。

“所以，假使我们能够证实，这些烟头肯定是四点至五点钟期间抽的话，”胡永来顿一顿，象长跑运动员在作最后加速，越来越满怀信心了，“那么，除开秦梦兆以外的第二者，十之有九便是凶手！”

“在这段时间内，你能不能确认第二个吸烟者一直在现场？”我瞥了瞥助手，沉吟地说。可不容他搭腔，又继续推演下去，“凶手会不会恰恰有意利用了另外十分之一的机会，在跟秦副教授谈话的对象刚一离开，就立即作案，妄图嫁祸于他人，把我们的侦查方向引入他规定的歧途？”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胡永来展颜一笑，钻了我的空子，“因为我们的前提是，凶手不象惯犯，他不可能精心策划。”

“你却忘了这样一个规律，”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驳他，“往往最高明最难侦破的罪案，都是在一时的冲动下干出来的。”

“我无意否定这种假设。生活是复杂的，千奇百怪的事情都会随时发生。”胡永来的脑壳摇得象拨浪鼓，老大不以为然，“不过，我的推理也许更符合逻辑——秦梦兆同凶手交谈了很久，是不是急欲要达成某种协议或谅解？罪犯表现得相当激动，一支接一支吸着雪茄，半支半支摞灭掉。”他稍微眯缝起眼睛，俨然似在解说凶犯作案的电视录象，“然而在此过程中，凶手恐怕还没有杀人的企图。当然喽，这决非是说他根本没有一点准备。准备好了的——三棱刮刀便是旁证。尽管我们暂时未能找到凶器。可谅解或协议毫无结果，至少是他不能满意吧。因此在秦副教授送他出门的时候，他终于杀机蠢动，仓惶下手啦！”

“老史，这倒提醒了我。”一直缄默不语的周焱，这当口插进一句话，“事有凑巧，礼拜三下午，照例是政治学